

中国乡土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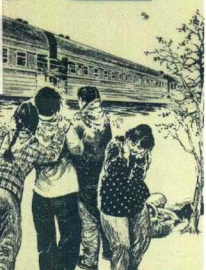
大名作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 第一卷 中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CENTRAL CHINA FARMERS PUBLISHING HOUSE

一卷中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第一卷 中

一卷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一卷. 中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217-3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867 号

出版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赵林青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9.5 插页: 4

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217-3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平山



前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

系的阶段：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，社会的深层变革，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，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，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，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，张伟的《一潭清水》，贾平凹的《黑氏》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邵振国的《麦客》，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，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，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田中禾的《五月》，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，路遥的《人生》，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，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，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，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张伟的《秋天的愤怒》，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，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，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，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，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，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，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，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，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，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，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，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，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，文学受到很大冲击，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，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，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，也由于作家的坚守，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，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，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，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，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，乡土小说内容丰富，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，而是多色的，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，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，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，余华的《活着》，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，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，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，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，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，但质量很高，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，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，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

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(1977—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

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 35 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 35 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3 年初春

目 录

蛾 眉	刘绍棠(1)
内当家	王润滋(12)
爬满青藤的木屋	古 华(26)
大淖记事	汪曾祺(44)
哦,香雪	铁 凝(58)
远处的伐木声	蔡测海(67)
老霜的苦闷	矫 健(80)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史铁生(96)
一潭清水	张 炜(107)
五 月	田中禾(118)

蛾眉

刘绍棠

—

这个村庄叫细柳营，村东北运河，村西京津公路，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，可就是守着青山没柴烧，怀抱金盆讨饭吃，跟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河边绿杨垂柳，杂花生树，远瞧近看，风景如画。然而，绿杨垂柳中掩映着的一户人家，三间泥棚茅舍，半围坍倒篱墙，二里外就望得见三丈高的穷气，却又大煞风景。

这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两口人。老爹唐二古怪，六十多岁了，原是百里闻名的瓜把式，自从一声令下，只许种粮，不许种瓜，被迫改行，下放大田，年老力衰，每天只挣六分。儿子唐春早，念过高中，一心想上大学，成名成家，虽然也有两膀子力气，可是按照大寨评工记分标准，只算个等外劳动力。工值很低，挣分又少，父子俩一年到头脱皮掉肉，汗珠子摔八瓣儿，年下分红刚够嚼谷，分文拿不回家。

这一方，上京下卫，小伙子娶媳妇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，好比彩云追月，鸟飞高枝，不是心向北京，就是眼望天津；剩下不那么水灵秀气的柴禾妞儿，开口一要彩礼，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。

遂令此地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
但是，唐二古怪却另有如意算盘。他躺在炕头上加减乘除，不栽梧桐树，招不了凤凰来，要想娶个儿媳妇，至少得盖五间砖瓦房，还得再花千八百块彩礼；他们父子俩每年挣五千工分，十分为一工，每工三毛三分钱，紧打窄算，勒住脖子扎上嘴，不吃不喝二十年，才能把一座金身玉体搭进家来。不过，他看见，凡是手里端着一只铁饭碗，嘴里吃着商品粮的人，哪怕是三寸丁枯树皮，猪不吃狗不啃的角色，屈尊下驾到农村娶媳妇，不但用不着重金礼聘，而且还能倒赚一笔奁资。于是，他恍然大悟，要想娶儿媳妇省钱不费力，必须得让儿子捞到一只铁饭碗；而要想把铁饭碗捞到手，只有靠念书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嘛！

唐春早心灵内秀，敏而好学，学而不厌。唐二古怪打定了主意，吩咐儿子在收工之后，埋头读书，不可一心二用，他拼出这一把老骨头，搜肠刮肚，省吃俭用，

荞麦皮里榨油，也要供养儿子学富五车。

可惜，他错翻了皇历。世道变了，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低，交白卷才能金榜题名；而且，唐二古怪呆头呆脑，是个没嘴的葫芦撞不响的钟，人穷却又气粗，倔犟得像一条宁折不弯的桑木扁担；一不会拍马屁，二不懂走后门，所以上学招工，年年都没有唐春早的份儿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眼看唐春早二十三岁了，前景还是一片黑灯瞎火。男大当婚，唐二古怪心中暗暗着急，沉不住气了。

谁想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一九七四年青黄不接的麦收前，本村有个外名叫马国丈的能人，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按人论等，按等论价，唐二古怪急忙跑去打听行市。

这个马国丈，原名马国章，奸、懒、馋、滑、坏，一身占全五个字，不必提名道姓，打个嚏喷，顶风臭十里。

可是，这年月正气头朝下，邪气脚朝天；一人得道，鸡犬飞升。马国章有个把兄弟，铁嘴钢牙，七十二变，打、砸、抢起家，学大寨镀金，在县里掌了印把子，马国章也跟着时来运转。一阔心就变，这位把兄弟走马上任，就跟原来的黄脸婆离了婚；马国章手疾眼快，连忙把自己那含苞待放的十八岁的女儿，梳妆打扮，送上门去做填房。于是，盟兄变成了岳父，马国章变成了马国丈。

富贵多病，马国丈小病大嚷，无病呻吟，拿着县革委会的证明信，走遍五湖四海求医，专干些不伶俐的勾当。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只不过是做一桩顺手牵羊的生意。

马国丈家住在细柳营村西口，京津公路旁的一块风水宝地上。青堂瓦舍，高墙大院，雕花门楼，忠字匾额，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夜晚日光灯照如白昼；这一切都来自乘龙快婿的探囊取物，四面八方的顺水人情，没费他吹灰之力。

唐二古怪走进国丈府大门，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只剩下一个了。原因是这个公社有个晚婚规定，男二十五，女二十三，才许登记；马国丈贩来的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中，二十五岁的一名，二十四岁的两名，二十三岁的三名，领回去马上成亲，所以身价甚高；只有一名二十岁。要白吃三年饭，虽然一连削价，还是无人问津。

这个二十岁的姑娘，正坐在马国丈的西厢下，左手拿着块玉米饼子，右手拿着个咸菜疙瘩，面前一碗清水汤；吃一口，抽泣一声，眼泪像下小雨，点点滴滴洒满了汤碗，喝下的是自己的泪。

大玻璃窗的正房北屋里，马国丈的老婆正扯断了脖子，喊破了喉咙，跟马国丈吵骂。

“你吃多了荤油糊住了心，喝多了猫儿溺昏花了眼，收留这个赔钱货，磨扇压手搽不出门，难道你想打个佛龕把她供起来？”



马国丈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唉声叹气，不敢还口。忽然，院里脚步声，他偷眼一觑，见是唐二古怪，转悲为喜，龇牙乐了。

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早晚来上钩！”

他满脸奸笑迎出去。

二

唐二古怪写下欠洋八百元的文书，以他的三间泥棚茅舍和房前屋后九棵树做抵押，按上指纹手印，接过了这个姑娘的户口卡片。

姑娘名叫凌蛾眉，家庭出身是贫农，本人高中毕业，学生成分；但是，在备注一栏里，还有两行小字，写的是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，因而她的身份应是可教育好的子女。

蛾眉生得身姿娇小，面黄肌瘦，乌黑的眼睛噙满泪花，像是野葡萄挂满露珠，闪烁着惊魂不定的神色。

唐二古怪正要把她领走，马国丈的老婆在屋里断喝一声：“等一等！进屋来换上她本人的衣裳。”

蛾眉进屋去，拉上窗帘，脱下上身的的确良花汗衫，下身的三合一涤纶裤，脚穿的白塑料凉鞋；换上一件油渍渍的男人制服褂子，一条打满补丁的粗布裤子，光脚穿着稻草鞋走出来。

“你们为什么扒下她的衣裳？”唐二古怪瞪起眼睛问道。

“那是我临时借给她穿的行头。”马国丈拉长了下巴，“处理品，便宜货，没有包装。”

唐二古怪把蛾眉领回家，唐春早也刚收工回来，正光着膀子在柳阴下乘凉。这个小伙子书生气十足，一见老爹领来一个年轻姑娘，慌忙扯下挂在柳枝上的衣裳，穿在水淋淋的身上。

“春早，爹给你搞了个对象！”唐二古怪笑眯着眼睛，得意地说。

唐春早羞得满脸通红，看也不敢看蛾眉一眼，嘟哝着说：“您怎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也不知人家……是不是自愿？”

“她是自卖自身，也就讲不得什么愿意不愿意！”唐二古怪沉下脸，灶王爷的模样儿，一家之主的神气，“你二十三，她整二十，不够公社晚婚的尺寸，登不了记；反正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月下老儿已经把你们拴成一对儿了，今晚上就入洞房。”

吃过晚饭，天大黑了，唐二古怪关上柴门，像把一对鸟儿关进竹笼，他把唐春早和蛾眉锁进西屋。

蛾眉面无血色，背靠着墙，可怜巴巴地坐在炕沿上，不敢抬头；唐春早两眼直

勾勾地盯着她，一副木呆呆的神情。

两人都很害羞，谁也不开口。

忽然，唐春早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先睡吧！”便转过身，在临窗的桌前坐下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书，读起来。

这一句话，一个动作，蛾眉感到很惊奇，忍不住悄悄瞟了他一眼。

唐春早好像有所觉察，不是芒刺在背，也是如坐针毡，在椅子上不安地扭来扭去，踏不下心，书在面前，一个字儿也没有映入眼帘。“关灯睡觉吧！”东屋，唐二古怪吼道，“明天公社在咱们的大寨田开现场会，还要起五更。”

唐春早听得懂老爹的弦外之音，万般无奈地熄了灯，可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

“大哥，睡吧！”蛾眉柔声细气地劝道。

唐春早猛一掉脸，只见在青幽幽的月光中，蛾眉像一朵雾中的小花，隐隐约约，朦朦胧胧，引人心动。温情和欲望，在他的胸膛中一阵阵鼓荡，春潮涨满了全身。

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向蛾眉身边走去，蛾眉低叫一声，紧贴住墙壁，像是要把她那娇小的身子嵌进墙去。

唐春早粗手笨脚地把她放倒在炕上，她直挺地仰躺着，不反抗，也不挣扎。

唐春早解开了她的上衣，她的双手蒙住了脸，轻轻啜泣；唐春早柔情如缕地抚摸着她，她放声大哭了。“大哥，开恩吧！”蛾眉凄厉地哀叫，“我……不愿意……”

唐春早像被狠抽了一鞭子，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，羞愧交加，撞出屋门。

唐二古怪从东屋扑出来，张开胳膊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爹！我不能欺侮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……”唐春早痛心地说道。

蛾眉也从西屋追出来，跪倒在唐二古怪的膝下，哭道：“大伯，收下我给您当干女儿吧！女儿是为了替父申冤，葬母还债，才走这一步的。”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唐二古怪本来就是个大心肠的人，他从地上搀起了蛾眉，颤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家里遭了什么凶险，爹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蛾眉一字一泪地说：“我们那个地方，本是天府之国的聚宝盆，接连打了八九年的派仗，草盛苗稀荒了地，官儿们一边年年上报大丰收，一边给社员开介绍信，出外逃荒讨饭。我爹爹本是个不爱多言多语，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脑壳的人，只因为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说了几句气话：‘这个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请客吃饭，再革下去，男女老幼都饿死，黑五类绝了种，红五类也断了根。’就被打成犯下‘恶攻罪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抓了起来，评法批儒吃紧，判处死刑枪毙了……”

“轻声！”唐二古怪蹑手蹑脚走到屋门口，侧着耳朵听了听，扒开门缝看了看，才又踮着脚尖走回来。“你老爹的这些气话，可不许在外人面前学舌呀！别人的